

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
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曾中灑落如
光風霽月

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慤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况
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衆
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
亦宜矣

此一節全用大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二節
故此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一氣交運兮五行順
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
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儼皎厲兮
去道遠而

伊川先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
粹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
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
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
天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
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
視聽言動不遷怒戒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

按此論乃程夫子十八歲所作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伊川先生撰兄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獨異而充養有道統粹如精金溫潤如玉而有所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暉薰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習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世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之大道言有物而行有常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及後得之明於眾物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眾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以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素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典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感人也

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附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固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說妖異之說競起墮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行薄難高才明智勝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棄也異端正路之養無聖門之蔽塞謂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養斯人眼將明之書不啻早山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猶見於山者學首之所謂傳耳先生之門學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酒福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由之學首於近而趨遠處下而闢高所以輕自大而學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問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也先生接物接物而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善時見排斥治惡以寬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為應文以逃責之事人皆病於胸襟而先生之待然眾變以為其難而先生為之計然雖當害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竟

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
效而為之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
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墓表曰先生
名顯字伯厚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設聖人之
道不行益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由無善
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雖無善治十得以下賢善
治之隨以淑真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十四百
焉莫知所傳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十四百
年之後得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與道墮斷以
天不救遺哲人出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
不明也久矣先生出而聖學以先示人辨異端闢邪
說開聖古之流運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
大矣於是帝師宋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
之於道知所歸矣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
知斯名之稱情山可移谷可堙明道之名巨萬出
而長存勳石路傍以認後人。朱子曰天聖中洛
人程公伯初仕為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
實以明道元年在甲生子曰顥又以明年癸酉生
子曰顒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間編
貳南安乃得繼擢用公某而德之強於是二子因
受學焉慨然有求道之志得孔孟不傳之緒於遺

經錄以其學為諸儒倡明道用呂正獻公為為御
史伊川以布衣克宗政殿說書明道性察大規
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察其道雖同而造
德各異明道之言即事明理質懇精深尤明道
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懇精深尤明道伊川之言
然天成不假人力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懇精深
不誅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行乎季孫唯聖人有
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行乎季孫唯聖人有
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
此等事類非常人所以及然力量未至而欲享之
矣。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量未至而欲享之
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清苗可且放過而
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可謂不同矣然
明道之於孔子乃一狀較計如此可謂不同矣然
但明道所處是賢以上事者未至而輕議之
於夫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及及
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
貴深事之小大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
象亦各有極至明道伊川論性疎密固不同然其氣
精細平實正似文王弟岐周公制禮之不同也

馬援論漢二祖也。贊明道云揚休山立至色金
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
正中嘖施斯普。贊伊川云規圓矩方駕直準平
允矣君子居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
希執識其育。西山真氏曰二程之學龜山先生
揚稱得之而南傳之豫章先生羅從彥羅氏傳之
延平先生李侗李氏傳之朱氏此其一派也。上蔡
先生謝良佐傳之武夷先生胡安國武夷傳其子
五峯先生宏胡氏傳之南軒先生張栻此又一派
也。若周行已劉安節得之為永嘉之學其源亦同
出於性理朱張之傳最得其宗而朱氏又為學大成者

按康節在當時二程父之輔侍之橫渠尚拜床
下而最所喜者明道也其譽之與富韓公司馬
溫公呂中公相若必賢諸云所國之言鋪陳
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構伯傳之言調暢四
賢治之勸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宗廟之問大
為一時之望耳。以處明道者蓋有見也。顯其
明道之旨。其言曰。君子之於道也。如木之
元氣。其言曰。君子之於道也。如木之
大臣。周若朱公。然與他日可優。元豐大臣皆

八

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汝
衣冠之禍未艾也其後其言皆中又曰王介甫
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
為俗儒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
為有才知變通用如司馬君實不拜副極心
去范甯夫舜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以御史面
折介甫被責介甫性很復眾人以為不可則
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
下愈深使眾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又自緩委
曲平章尚有強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
不至如此之甚也嗚呼生子以為聖人作用明
道庶幾焉斯言非過也使其得位得年當何如
哉

又按伊川先生死之日洛人畏黨無敢會葬致
詢以祭者僅四人故莫有狀其行而銘其墓者
其後朱子為之著年譜而已嘉定間明道先生
謚純伊川先生謚正
太常藏格謚謚議云

通書附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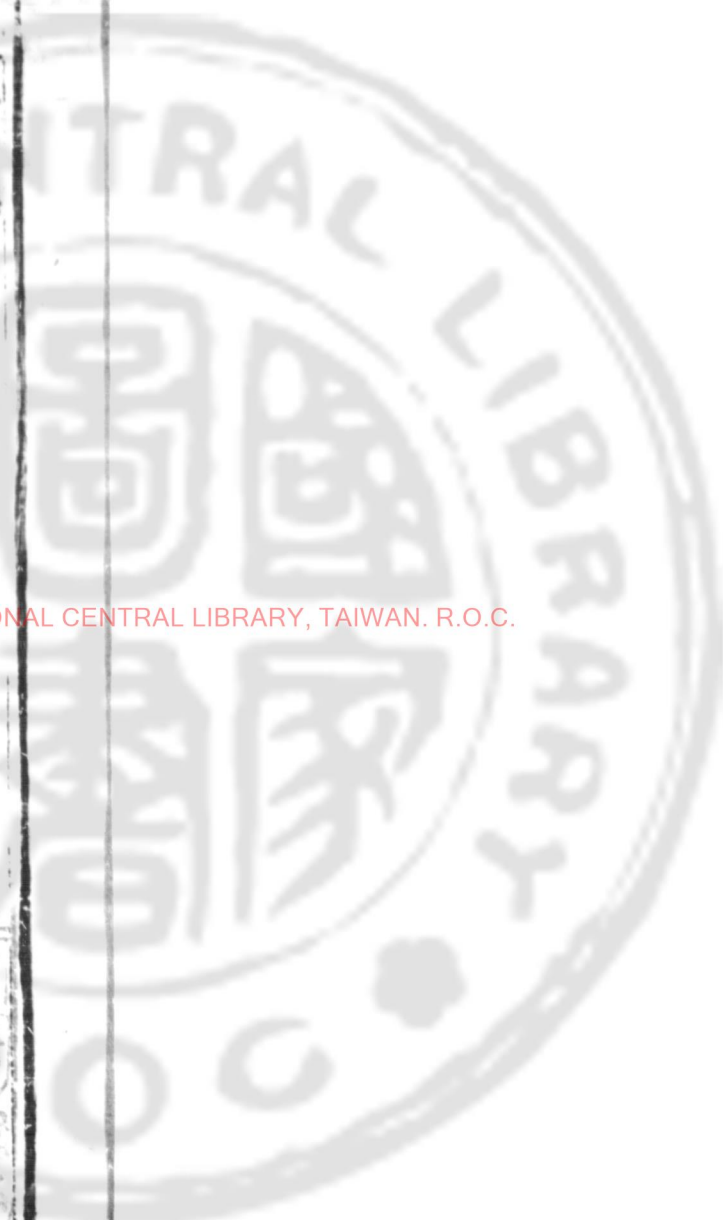
通書附錄終

朱子成書

西銘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上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泛西銘右書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所指氣象所及淺深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以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則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得意與西銘徹而於下學以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而於下學以夫蓋猶有未盡日語哉。呂與叔撰行狀云先生志氣不羣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耆老之

廬陵後學黃瑞節附錄



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要先生
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
漢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
學淳如也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
一室左右簡編俯仰而讀其志道精純未嘗
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
也學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
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
後斷事斷氣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務而
已矣先生治家按物大要正己以感與人未之
日親其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論安行而無海故
反躬自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取以無毫
識與可識程子曰訂頑之其言極純無雜秦漢
來學明道程子曰訂頑之其言極純無雜秦漢
鮮也學者所未到此意今有窮高極遠恐於道無
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
此仁者渾然與物同歸下禮知信皆仁也識
心解則有防心苟不照何此之有理有未得
須窮索存之自安待窮索之日與物無對

須窮索存之自安待窮索之日與物無對
不尼以名之天地之用皆其性之謂也言萬
皆備於我須心而有對以己合彼然未有之
樂訂頑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然未有之
事必有力此其為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
毫之力元此其為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
知良能元此其為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
能心之則可奪舊習以首日習心未除却須
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能
子以仁孝之理備乎此須更而不於此則便
不孝也。游於西銘則一篇中庸矣。伊
語外也。後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
曰孟子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伊
知只說道元未到西銘後蓋未見此書之
如出此道也。孟子後蓋未見此書之
曰聖人也。橫渠文之粹也。曰充得盡時
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
之

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如賢人
說聖人無他見識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
者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子厚所不弘
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子厚所不弘
銘能養浩然之氣者西銘也。和靜尹氏曰見伊
後半能方得太學西銘看。人本與天地心為一
大只是與人自小了若銘自處以天地心為一
便是與天地同。朱子曰西銘載此意頗子克已便
是至能盡此道。伊川又曰西銘之一分殊贊之言
入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西銘之言指吾軀性之
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性之
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嫌而沒身焉茲
伊川先生以爲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
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橫渠之意是將孝
來形以明仁事顯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直
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
嘗不同耳其言則尚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
又何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
亦不消得正謂此也。贊云蚤說孫吳晚迷佛
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按先生山大梁人父涪州公卒于官諸孤幼
不克歸葬涪州公于鳳翔郡縣橫渠鎮因
焉嘉祐二年嘗進上第調涪州司法遷丹
靈巖縣令爲政以敦本善俗爲先遷著作
謂州僉判軍府之政小善爲先遷著作
苦乏食力言于帥取軍儲數十萬救之熙寧
二年以爲除崇文院校書既而與政議
復三代爲對除崇文院校書既而與政議
新政不合二年移疾居橫渠著書訂禮與
子講行太常禮院與禮官議禮不合是冬
同歸行太常禮院與禮官議禮不合是冬
西歸行太常禮院與禮官議禮不合是冬
門人欲益爲明誠中子程純公以問司馬
正公謂子爲明誠中子程純公以問司馬
民變張某學際天人誠通金石著書萬言
治亂國家之端仁義不究通蓋孟軻之流也
定十餘年不果定翁奏乞賜蓋孟軻之流也
擬獻皆不果定翁奏乞賜蓋孟軻之流也
仁人之事天也如事親如事天禮記哀
公問篇亦云西銘甚喜見餓學者食便不美
子厚聞生皇子甚喜見餓學者食便不美

即西銘之意亦其養德之厚故隨所感遇
然動於中而不可遏初非擬議作意而為之
也。又按西銘皆用韻語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貌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
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
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
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
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
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
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西銘自道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
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

母惟稱字便見異也混然中處言
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
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
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
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
實可見矣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於此兩句塞與帥字皆張子用
字之妙數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帥乃孟子帥氣之
帥而充者有一毫之不滿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
帥若不是此二句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
弟同袍乃是他人中之物皆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
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脉過度處。一善緊要血脈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盡在兩句上乾稱至中是頭同
盡是從同類吾與說來得子要
得天父之志方是事親如事天
不後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
子言意思血脈都是從其性兩
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更星辰
之融結五行之往來寒暑之更
音。問先生解之所謂氣之無非
有地無心物乎曰天地之情可見
天地以生物為心最善最德乃
過雲谷山半遇雨蒸季通諸人
銘此兩句其性亦作兩句解似
解蓋其性其性有性也
承當之意一書之骨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
塞其所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
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
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
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
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
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
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
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
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
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

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斷故民吾同胞物亦我之濟葦。問理一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又自覺裏面有分別。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觀者吾之同辨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編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西銘狀仁之狀元自昭著以昧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譬之。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者以繼禰之宗爲喻也

迹那化底却
人都見得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顛養育英才顛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顛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求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辜申生其恭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夢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參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夢於從而順

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朱子曰或問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惡旨酒育英材是事天顯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類封人申生二子皆不能無失與嘗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孝與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便有正不正之分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爾。六聖賢事是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中是生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問申生之與舜曾同何也曰舜之底踐情化育也故曰申生時亦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事不知據何書為實自沈恐未可盡信然彼所事者人也人則有妄故有陷父之失此所事者大率階彼以明此不可著迹論也

按家語曾子志存孝道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蒸然不熱因出之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口乃吉甫以後妻故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此吉甫子無罪後母誅而見逐二書皆無自來說西銘取其順令六爾。又按所舉六聖賢雖只平說而玩其語勢辭意似不無優劣竊謂西銘自于時保之以下皆開兩端說朱子解亦然舜禹參樂且不愛之孝樂天者也類封人申生伯奇于時保之之孝畏天者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

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大地

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

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

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嘉而弗忘惡之則懼
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
戰戰兢兢無所不至至愛
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
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
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
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
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
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違
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
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事

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
其異而會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
明理一而分殊可謂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
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
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
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
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
情貴賤異等而不格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
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
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
者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

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
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
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
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
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哉
某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荅伊川先生
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
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
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
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
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

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
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支百骸具於一身者
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
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
趣大非荅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
因復表而出之以明荅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
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某書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
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
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
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

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龜山楊氏上伊川先生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
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
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
方耳至於仁之辭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
人路也言仁之最親無如此者然亦射用兩言之
未聞如西銘之說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
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
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
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
行必稽其所敝而謂此其目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
深然而言辭而不及用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
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
時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欲得先
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射用兼明
學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極天人之蘊非
何伊川先生若曰前所寄史論十篇其論甚正西
銘之論則未然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
善養氣之論同功一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

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
初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
而私勝之流仁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
正私勝之流仁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
之用彼欲使人惟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
亦異乎龜山第二書曰厚示西銘微旨伏讀竟日
曉然且悉如侍几席親訓誨也時昔從明道即授
以西銘使讀之季緝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始知為
學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
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其長其幼
其幼以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其長其幼
也然其辭無親疏之分非明者嘿識於所謂明理一
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於兼
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以為而已老吾老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無事乎推
曰老者安之幼者懷之則無事乎推
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遠近
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遠近
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謂稱物遠近
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

便見分殊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
始相離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正理張程二夫
子始發明之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圖子分爲二
大統一篇言之舊嘗看此爲義仁是體義是用否
以爲仁下推布亦甚分明。尚龜山說知其理一
仁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便是
愛父母兄弟愛鄉黨愛朋友自敬長敬賢便仁
是義且如敬只是愛鄉黨愛朋友自敬長敬賢便
許多般禮也是或如此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
節文義便是禮其事或如此敬到敬君敬長敬賢
自斬而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與叔說天命之謂
至卑且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王公
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合如此也各慈其
子各孝其父而人親其親各子其子合如此也
孝這便不得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合如此也
物事分不得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合如此也
隨在裏了不是要仁便是仁仁義却留在此後
放出來使其實只是要仁便是仁仁義却留在此
多分別。橫渠用工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用

稱物之義故曰言幹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爲說也
故仁之過其蔽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
私自利則害仁害仁則傷其失則妨義其爲則墨
氏之兼愛也二其難知固前聖所得罪於聖人則
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得罪於聖人則
論竊謂過之者疑其難知固前聖所得罪於聖人則
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朱子曰西銘
本不曾論理一分殊因人疑故方說此一篇中錯
來通解是理一分殊逐句是理一分殊此一篇中
綜此意又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萬物
之其中又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萬物
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乾之爲父母者
爲母所謂理一也乾之爲父母者則坤之爲父母
身之父母則棄其分也乾之爲父母者則坤之爲
稱母不可棄其分也乾之爲父母者則坤之爲母
看乾之爲父母則坤之爲父母則坤之爲父母則
是有親疎從此則便是一地分殊然與自家父母
物不同同胞與吾同氣而地分殊然與自家父母
同胞又不同同胞與吾同氣而地分殊然與自家
愛不知其間便自簡理一分殊了以至於宗子
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無告又有如是等
差之殊哉逐句揮論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看

工要當如此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
子或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橫
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其自十
四五時得程張二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
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
者殆不足復過眼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
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然也舊嘗擇其言之
近者別為一書名近思錄云。張戩字天祺橫渠
先生之弟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溫不形於色
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及於
利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己之德而不事
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力其和不以物奪志常
難鳴而起勉矯揉任道力行每若不物及德大容
公等察之有餘常不自省小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
性之美吾有所不復為矣橫渠常語人曰吾弟
門之宜與子夏後先自今始學而達又曰吾弟
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學而達又曰吾弟
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
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餘歲若天
欲此道復明則不使此道自孟子後千餘歲若天
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朱子成書

廬陵後學

黃

瑞節

附錄

正蒙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有一極乎
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
聯一有室而不通則於理為妄正蒙之言高者柳
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象者一之合者
所以變江河之月之所以流物明冠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
微成能者若知德者崇就業者辨人倫以正造端者
一之道過乎此者放諸有形而推而放諸無形而
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
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
乎其極矣道若蘇軾序曰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
斯言矣。門人蘇軾序曰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
一曰從容請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曰吾之
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樂之
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醉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

工要當如此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
子或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橫
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其自十
四五時得程張二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
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
者殆不足復過眼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
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
近者別為一書名近思錄云。張戩字天祺橫渠
先生之弟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溫不形於色
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及於
利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己之德而不事
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力其和不以物奪志常
難鳴而起勉矯揉任道力行每若不物及德大容
公等察之有餘常不自省小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
性之美吾有所不復為矣橫渠常語人曰吾弟
門之宜與子夏後先自今始學而達又曰吾弟
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學而達又曰吾弟
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
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餘歲若天
欲此道復明則不使此道自孟子後千餘歲若天
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朱子成書

廬陵後學

黃

瑞節

附錄

正蒙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有一極乎
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
聯一有室而不通則於理為妄正蒙之言高者柳
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象者一之合者
所以變江河之月之所以流物明冠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
以成能者若知德者崇就業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
微道過乎此者放諸有形而推而放諸無形而
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
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
乎其極矣道若蘇軾序曰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
斯言矣。門人蘇軾序曰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
一曰從容請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曰吾之
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樂之
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醉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

者如何爾於是轉就其編會歸義例善幼論語孟
子篇次章句以類相從為十七篇。呂汲公曰先
生云此書吾積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合於前聖
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廣之則有特於學者
正如老木一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
伊川程子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五
峯胡氏曰先生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
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故自號其書曰正蒙其志
大其慮深且遠矣。朱子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
裏默坐徹曉其勇如此故其書規模廣大欲盡窮
萬物之理。錄朱子撮取周子張子程子之書為近思
條又於正蒙中表章西銘自為一書嘗述靜春
劉氏之說曰宋有四篇文字太極圖西銘易傳
序伊川程子之筆云

大和篇第一

大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細
細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

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
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網緼不足
謂之大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
知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朱子曰此以大和狀道跡與發而中節之和無異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
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
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是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
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家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

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惰者略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卑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躡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二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

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
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雲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
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朱子曰坡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
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
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之形者若融結糟粕煨燼
下則已成之形者若融結糟粕煨燼即氣之查而
宰要之皆止息但人以理不見耳問言機言始莫
物者未嘗止息但人以理不見耳問言機言始莫
是說理否曰此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始莫
一辭便是機處問始字之義如何曰始是動
飛揚便合這虛實動靜兩字從這裏生出始是
○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為天之非兩般也
○無非教也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為天之非兩般也
人至德與孔子發見道理天地與聖人流行雖
○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發見道理天地與聖人流行雖
○此等言語都是道發見道理天地與聖人流行雖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
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
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
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
相觀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
知明之故

朱子曰或問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
日光說有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
不散則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
此聚者散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
散者聚之故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
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

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
則形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
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
之名合性與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四者之總而太虛細分得密爾且
虛便是道之名氣化而虛皆是只此便是
化有道之名氣化而虛皆是只此便是
霜雪山川木石合水火土皆是只此便是
但說却氣化而虛皆是只此便是
未說却氣化而虛皆是只此便是
之名說到人物各具自然之理處合虛與氣有
無安頓處如水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月

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
用皆是這知覺力運用得這道理所以張子
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弘人是性不
檢其心邪道說心者性之邪郭弘等語皆素
以下人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有天之名都是
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有天之名都是
形底因有氣化而見之氣有形而虛無迹
以有形之氣具無迹之理故謂之性也

鬼神者一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
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耳

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
所謂二氣之明便見有箇陰陽在問良能之義曰
裏張說分氣之伸是神屈是鬼否曰氣之方來皆屬
只是二氣之伸是神屈是鬼否曰氣之方來皆屬
能如此問伸是神屈是鬼否曰氣之方來皆屬
陽是神初以氣之伸是神屈是鬼否曰氣之方來皆屬
鬼初以氣之伸是神屈是鬼否曰氣之方來皆屬
是神初以氣之伸是神屈是鬼否曰氣之方來皆屬
是神初以氣之伸是神屈是鬼否曰氣之方來皆屬
謝氏曰橫渠說得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上蔡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此一段專論氣未及言理游氣紛擾此言氣到此已是查洋麓濁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也動靜兩端論氣之本上章言坎然太虛一段亦是發明此意陰陽指其所以賦與萬物復有游氣耶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此皆氣合

而成之也。陰陽相摩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之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震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性也。乾下已皆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晝夜運而無息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端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如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散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籍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糅錯對秋

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

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網緼二端而已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

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不測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朱子曰此語極精一故神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周行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所以至於行乎十百千萬之中無非這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且行乎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要之亦推不行乎此一兩也中有一箇道理却有一兩端用顯不同譬如陰陽中有一箇道理却有一兩端用進退非一則陰陽消長無窮而見非陰陽消長

則一不可得而見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華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

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按此段日月右行之說與後段異同未詳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運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朱子曰或問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妙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吹於天一

日一度無贏縮正恰好被天進一
 終一度二日六天進二度則日退二
 積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則天
 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成一年月所
 本數又與天會進數為順天而左退
 百三十六度十五分度之七至二十
 周天與初暹合又行二日有奇為二
 強與日會進數難辨只以退數為二
 曆家以進數難辨只以退數為二
 謂之行速此錯也其易若順則算者
 月行速此錯也其易若順則算者
 西度有九執管是日與五星則皆隨
 是城有九執管是日與五星則皆隨
 而緩急各不同定日與五星則皆隨
 右之說極精如小輪轉慢雖在左轉
 在內大輪轉急如小輪轉慢雖在左
 有慢便覺日月皆行天左行一日
 八宿及諸星皆行天左行一日
 天一宿及諸星皆行天左行一日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
 配然爾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
 降其間相從而不可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
 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
 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
 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朱子曰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爾按此段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及證以海水潮洑之候皆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在天中

水環地外四遊升降不越三萬里春遊過東
方五千里如其下遊如南數在故日在西方五千
里過此故日在其數遊此冬夏晝夜之長短因
地有升降而不知舟人之轉也至於論潮則謂天包
之水而承地而元氣相為升降氣升於海而縮則
乘水溢上而為潮氣降而浮則海地縮而為海
水溢上而為潮氣降而浮則海地縮而為海
以間一書皆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為表裏然
地三六度觀其南五十五度正當地上之極又
其南十度又稍低故晝夜平度又為春秋二分
故在晝長上日道晝夜平度又為春秋二分
天在晝長上日道晝夜平度又為春秋二分
為入地至日道晝夜平度又為春秋二分
下高入地至日道晝夜平度又為春秋二分
射則高低自然之度而巳此晝夜長短乃南
長則高低自然之度而巳此晝夜長短乃南
皆繫於日月臨公海潮因序最明蓋潮之消
午則潮平乎南為晝夜之潮張乎東西月臨子

三刻有奇故大陰西沒之期常於望前
緩一疾自望前至晦復緩一晝潮望前
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潮後三日潮
勢大望亦如一月弦之潮盛於朔望之後一
去來潮勢亦稍小一月則潮盛於朔望之後一
歲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秋冬
夜潮常大蓋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天
地之常數也此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
亦非因地之浮沉也張子特用舊說而未之
附易爾之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
為之食矣

朱子曰曆家說天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
在天之中黃道與赤道相交度之內一半在赤
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之內一半在赤
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上十字
頭相交處相撞着望時是日月與日正相向如

箇存子一箇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月常在下
日常在上既相會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關
食望時月食謂之闕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關
到望時恰當着其中闕虛故月食至明中有關
虛其關至微望時月與之正對無
分毫相差月為闕虛所射故食
按春秋疏云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
不見故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每朔
皆大會應每月皆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
有大者或有不能小盈縮故日月異道交互
食者或有一類交而食者又云日月異道交互
相錯者或有一類交而食者又云日月異道交互
半在日道表從內而與外或六入七出或七
入六出凡計之三百七十八與日會者謂之
道一通而計之三百七十八與日會者謂之
唐道一遇行日議云一百七十八與日會者謂之
之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至於合朔如合
璧以日月隱謂月道之交則日月有食五代之
古相傳皆謂月道之交則日月有食五代之
之相掩與闕虛之相射其理有異今據諸家
之說所謂九道者青道二赤道二白道二黑

道二與黃道而九也月不行黃道止行其餘
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之內則二
謂之九道出入於黃道之內則二
六次出入於黃道之內則二
入出各十三出入於黃道之內則二
次出各十三出入於黃道之內則二
道之日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會惟
與日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會惟
者或一日也於此時方有食然而有食亦有分
數或一日也於此時方有食然而有食亦有分
氏詩記十月之盈縮遂從邊而過故有食也
定法論之一月之盈縮遂從邊而過故有食也
何也此社預所謂有難交會而不食者或有
類交而食者預所謂有難交會而不食者或有
相掩與闕虛之所射與王朴之說合日月之
是日與食之理也

虧盈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
外人視其終初如鈎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

虧盈之驗也

朱子曰晉家書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生而漸遠故魄死而明矣又遠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漸近故魄死而明矣又遠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漸近故魄死而明矣

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問月中正對地影否曰前章有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湯升降相求網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程子曰或問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收之象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天

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一
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二日與天會
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二十五而與天會
是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二十五而與天會
及天十三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九日與天會
四十分日之三度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與天會
全日三度九分度之八餘分積五十九日與天會
如日法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二十五而與天會
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二十五而與天會
四十八日三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日與天會
三十八日三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日與天會
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二十五而與天會
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二十五而與天會
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一歲閏率則
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二十五而與天會
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二十五而與天會
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二十五而與天會
五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二十五而與天會
氣朔分齊是為一章
按曆家以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所謂九百四十分者是一日內二百三

十五分也所謂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
 者一會餘四九百九十九積二千九百八
 者如算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也
 六千九百六十八日也九百六十八日也
 五千九百六十八日也九百六十八日也
 分日之二百三十五日又與天會是一歲
 行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而月
 四日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而月
 行少五日又二日又五日又五日又五日
 五歲之閏年也通得三十一日又八日又
 一歲之閏年也通得三十一日又八日又
 分也五月再閏日又五日又五日又五日
 所得日與合日又五日又五日又五日
 九百九十九日又五日又五日又五日
 九百九十九日又五日又五日又五日

七十三年分共一百九十九日
 六十一年分共一百九十九日
 以七十三年分而除之得三十四日又
 四十分而除之得三十四日又
 分并二分而除之得三十四日又
 十二分而除之得三十四日又
 所虛得二日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
 閏月亦二日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
 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此所謂氣
 爲一章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
 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
 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
 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

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晴霧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
寒暑正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
來德之盛者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斂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又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轉下
漢一說得理透問金木水火土質屬土曰正蒙
屬土一說好只金木水火土質屬土曰正蒙
暗火內暗而光明西山真氏曰曰火外景金
米內原本淮南子之說道家謂曰火揚光於外
故日有食火有滅金水潛光於內故無窮以此
為養生之法收視
反觀潛神不離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
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
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是天曰明及惻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於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此段言仁之體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是天曰明及惻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於無一物之不體也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
動於彼神之道與氣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爲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富有曠天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朱子曰或問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
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
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
之通

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

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爾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虛明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靜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在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示者歸

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朱子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為義故視字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

曰示一說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二而小即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

息也人鬼則其氣有所歸矣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朱子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長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

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
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
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
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
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
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
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
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
所同語也哉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
是橫渠推出來曰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
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言兩在者或在陰
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

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月復一日一月復一
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問象若非
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曰如天地
日月若無這氣何以撐拄得成這象象無晦明
何以別其為晝夜無寒暑何以別其為冬夏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
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
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
神知化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
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
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
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

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依神順理則身安而
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
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養利吾

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

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朱子曰精熟義理則神事素定乎內而心
所以不利乎外也通達此用而身
乎外而乃所以及養其
內也蓋心之所為無不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

明又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

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

之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